

大的小的要

LI AO QIANQIUPINGLUN CONGSU

烈士烈士绞

台湾/李敖/著



留假的给你

大的 · 小的 · 要 烈士 · 烈士 · 绞

台湾/李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 · 北京

(京)新登字19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的小的要 烈士烈士绞/李敖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3

(李敖千秋评论丛书)

ISBN 7-5057-1278-0

I. 大… II. 李…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1685号

书名	大的小的要 烈士烈士绞
作者	(台)李敖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市印务咨询服务公司
印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43,000字
版次	1996年6月第1版
印次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00册
书号	ISBN 7-5057-1278-0/C·89
定价	7.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01-95-453

目 录

大的·小的·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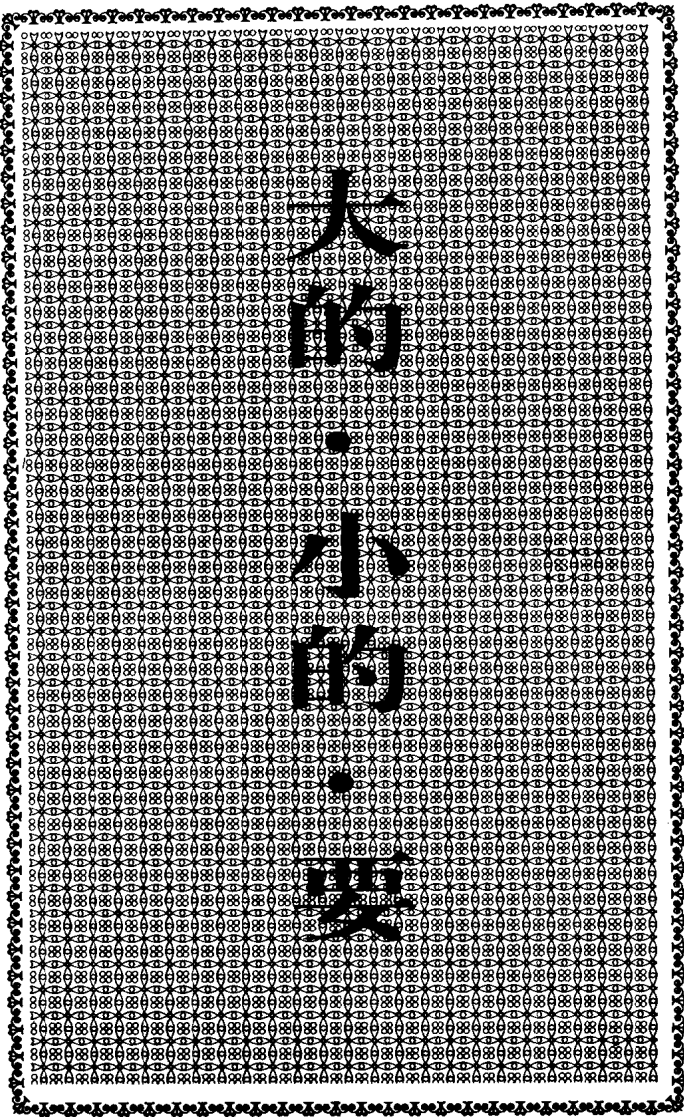
留个假的给你.....	(3)
蒋介石的特务观	(13)
妇人梦与鬼交	(17)
不愿自己也走慢了	(23)
李语录	(27)
李敖札记	(31)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35)

烈士·烈士·绞

台湾何来文化？	(49)
谷正纲的年老嘴脸	(53)
国民党的演说狂	(57)
国民党的秋波	(61)
政治撒尿学	(65)
从郭婉容的谎话说起	(69)
终于胜了一场	(73)
青天白日的贬值	(77)
新版《军统内幕》缘起	(81)
新版《政海秘辛》缘起	(85)
新印《厚黑教主传》述源	(89)
哀胡赓年先生	(93)
恶心到教育去了	(97)

自反·自反·缩

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吗?	(103)
打碎玉壶也是冰.....	(157)
审判长先生,你碰到了千古大案!	(161)
律师·正义·缩.....	(167)
祸延小蒋及其晚娘.....	(169)
限时专判.....	(173)
“良友渐随千劫尽”.....	(177)
李敖札记.....	(181)
李语录.....	(185)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兹疑录).....	(189)



人的小夜



留个假的给你

——真假保密局的故事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很多，其中特大号的是“军统”，“军统”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局长就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戴笠。戴笠死后，一九四六年七月，“军统”变成“国防部保密局”，内部组织与“军统”大体相同。在局长（蒋介石）、副局长（毛人凤）之下，设有局长办公室（主任黄天迈，后来换张继勛、专员王清）。再以下就是七处——（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二）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三）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四）电讯处（处长杨震裔）、（五）司法处（处长李希成）、

(六)经理处(处长郭旭)、(七)总务处(处长沈醉)。三室——督察室(主任廖华平)、总稽核室(主任张冠夫)、预算室(主任朱光斗)。四组——机要组(组长姜毅英——女特务头子)、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组长在“军统”时代是张国焘,后来瞿梦秋)、特种技术研究组(组长刘绍复)、布置组(组长赵斌)。其他有“设计委员会”(先后由张严佛、刘启瑞担任委员)。

至于外勤省市站的编制,则分三种:(一)甲种站(配备特务一百六十人,如上海、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地)、(二)乙种站(配备特务一百一十一人,如安徽、贵州、新疆等地)、(三)丙种站(配备特务六十人)。另几个省市站之上,设有高一级的机构,如“东北督导室”(主任文强)、“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西北特区”(区长胡子萍)。名义方面,省市站站长可以利用“国防部专员”名义,在当地“公开”活动,其属下的特务人员,则不许表明“特务”身份,必须找一个公开的职业来做掩蔽,一切活动均须保持秘密。

到了一九四七年冬天,郑介民被斗垮,由毛人凤升任局长。正在毛人凤又“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局势越来越逆转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总统元旦文告,开始说漏气话。三星期后,他终于下台了。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专机驾驶衣复恩,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准备好“美龄号”专机,等候蒋介石大驾,同时文武百官与中外记者,也都云集以待。不料蒋介石到机场时,看见人太多,又有摄影记者,他觉得这种凄然的场面是不适

合摄影留念的，于是马上吩咐改由南京大较场起飞，他派了一辆侍从车，开到飞机旁边，通知衣复恩；对在场的欢送人员，则只通知了李宗仁总统。李总统马上跳入汽车，向大较场疾驶，少数机警的人物，如顾祝同、张治中、孙科、陈立夫、洪兰友等，跟着就走了。这时“美龄号”已经由明故宫起飞，蒋介石的秘书曹圣芬还在对大家胡扯：“这是试飞啊！”许多人相信了。到了知道原来是由大较场起飞时，再也赶不及了。好一个“试飞”！

蒋介石在下台前，发表《引退谋和文告》，前段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就这样的，李宗仁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蒋介石所谓的“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推行起来，可就鲜事一箩筐。首先是李总统控制不了“中央社”，他居然在报上看到了由“中央社”发出的蒋介石替他代拟的文告！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总统的大印”，蒋介石的秘书长吴忠信居然以盖有“总统的大印”的通令，通令四方，而李总统竟一无所知！李总统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

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李总统赶去请孙科回驾,孙科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李总统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上面这些“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的“翊赞”成绩,还只是一开始时的牵牵大者,以后其他的鲜事,还多着呢!我曾写过一篇《蒋介石与国库黄金》(“千秋评论”第五十二期),揭发蒋介石以私人地位把国库黄金搬走的鲜事,可以看出李总统如何在经济上被“仙人偷桃”;现在再写这篇文章,道出另一回鲜事,可以看出李总统如何在治安上被“狸猫换太子”。

据沈醉回忆: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凤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建省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

一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九十二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了出面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便没有别的事可做。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凤挤掉而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凤，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凤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一条心，也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趁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凤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蒋介石没有同意。毛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到不容易一下

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十一月份，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毛人凤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凤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国防部保密局”后来改名，就是现在的“国防部情报局”，仍由毛人凤做局长。毛人凤死后，在《陆军二级上将毛局长人凤行状》里，有这样一段：

民卅六年冬间，郑介民将军升任国防部次长，先生晋升局长，责任加重，忧劳更甚，有时为考察外勤工作，及躬亲主持要案，间常仆仆征尘，不遑宁处，俄匪在我平津沈阳西安兰州等地之秘密通讯机构，及其重要组织，即于是时次第破获，嗣以赤焰嚣张，战场失利，更以总统引退，国势愈形岌岌，我工作同志，既无名义，又无薪饷，只赖改组时所领到之遣散费，撙节维持，先生虽遭逢艰苦，而益励坚贞，终能继承戴将军之遗志，督勉全体同志为领袖效忠，为国家尽力……

所谓“既无名义，又无薪饷，……撙节维持”等话，正好印证了沈醉回忆的可信性。因为只有在变成地下黑衙门以后，才有这种现象发生啊！

行状以外，在姜超岳《故陆军上将毛君人凤墓表》里，又有这样一段：

初，总统宣告引退，政局日非，中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君独困心衡虑，力图维系其所事，密饬部属，匿其形迹，继续效力。其处境艰虞，非外人所能臆其万一。

所谓“密饬部属，匿其形迹，继续效力”等话，也正好印证了沈醉回忆的可信性。因为也只有在变成地下黑衙门以后，才有这种现象发生啊！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国防部情报局”秘密出版《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在书中一些纪念文字中，我们也可看到一些旁证。苏业元在《我所认识的毛先生》中说：“领袖卅八年引退，大陆沉沦之际，先生亦随之辞职，转入地下活动，那个时候处境特别艰险，经费异常困难，根本不易有所作为，可是他秉其忠贞义侠之志，坚苦卓绝之操，英勇奋斗，一面派遣同志潜伏工作，为将来反攻收复之计，一面积极锄奸与共匪作正面搏斗……”王蒲臣在《悼念毛先生》中说：“三十八年一月，我国一般失败心理者，因欲与共匪谈和，迫使领袖下野，本局全体同志给资

遣散，照理，我们这团体应该是解体了，真是千钧一发存亡绝续之所在。全靠先生苦撑苦守，虽然没有名义，没有经费，我们全体同志还是在先生精神感召的领导下照常工作，一直到了三十九年三月一日领袖在台湾复职之后，本局才恢复了国防部的体系。……”可见沈醉回忆，全可印证无误。

沈醉提到的假情报局局长徐志道，在毛人凤死后，也写了一篇《对毛先生永远的哀思》，文中有这样的话：

当卅八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在成都的新津机场，他（指毛人凤）和郭旭、成希超两同志共乘一辆吉普车驰来，遇我，将车停下，相与闲谈。此时郭成两同志先后离去，毛先生怅然告我，谓我们的同志，该留的均已潜伏妥当，该走的亦已先后起飞，至少亦经派定机位，惟郭旭、成希超与我（毛先生自称）尚未觅妥飞机，故在此相机待机以便离去！先是我们的机位均已由国防部分配就绪，我们咸集于机翼下等候登机起飞。未几，听同机人纷纷耳语，尤其一少校军官势更汹汹，且扬言不准任何人做“黄鱼”，如不听制止，必以手枪对付。旋知系毛先生拟搭乘此机，且已与驾驶人商得同意，迨后又闻毛先生为总裁召去，且已随侍飞行矣。其后郭成两同志仍搭乘我机，飞抵昆明。这一段的回忆：假使总裁不召见，或专机无空位，则当日机场可能闹出乱子来，更不堪设想的是，万一不幸毛先生也同机到了昆明，则当与周文豪

徐远举、郭旭、成希超诸同志同为俘虏矣！在这样大难边缘不死，宜若可以展长才而登大寿，谁知曾几何时，竟为病魔所祟遂至不起耶！

当余自昆明脱险回台，一身以外无长物，且余妻在黔桂途中身中流弹伤背，抵港伤患大作，不得不留港就医，而我则一心只想早回台湾，故于余妻动大手术后三日离港，于卅九年三月十三日抵台。毛先生对我于助以资斧之外，更殷勤存问，坚约再好好的合作几年，至打倒匪俄光复大陆为止。其时余方痛心疾首个人的想象错误，以为西南必守，故将最优秀最健全的军法人员，悉数邀往，结果尽陷于重庆。又当时虽逆知卢汉心怀异志，以为国防部的情报人员，必已察知卢逆有不致即时变节之象征，故庞大机群远飞滇境，结果陷身匪窟，几至不克生还。故当时对毛先生表示愿辞职以谢陷匪同仁。未几，国防部改组，果如所愿。

徐志道说他“痛心疾首个人的想象错误，以为西南必守”以至引咎辞职一段，依稀印证了沈醉回忆中的“徐志道野心很大”的那些事，只是徐志道本人不肯明说而已。乔家才“徐志道的生平”（《为历史作证》）说徐志道“由副局长做到局长，但不能有所展布，为他一生遗憾。”“又因有印无权，虽有计划，也无法推动。来台后，只好退役，专心于宪政之研究工作。”虽语焉不详，但也可以参看。

随笔写了这些鲜事，想到当年蒋介石把假保局留给